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周作人的文学道路： 围绕『文学店关门』的考察

黄江苏 著

ZHOUZUOREN DE WENXUEDAOLU

本书紧扣周作人在1935年提出、此后反复表述的『文学店关门』事件，分不同时期，结合特定背景，深入探究其内蕴意味，并由此径，对周作人的心路历程、文学观念、思想体系，作全盘观照、细致辨认。周作人的文学实践究竟有何特异之处，在新旧文学转换之际有何特殊价值，对于当今文学发展有何借鉴启示，他的思想如何成为当下文化建设的有益资源，都是本书努力思考、阐述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3069079

I206.6
162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周作人的文学道路： 围绕『文学店关门』的考察

黄江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航

C1676666

I206.6
16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作人的文学道路: 围绕“文学店关门”的考察 / 黄江苏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 - 7 - 5161 - 2776 - 6

I. ①周… II. ①黄… III. ①周作人(1885 ~ 1967)—文学研究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842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 文
特约编辑 金 泓
责任校对 王兰馨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41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1年度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
出版资金全额资助出版

浙江省社科规划一般课题（课题编号：2011CBQ06）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编委会

主 任 陈 荣 蒋承勇
副主任 何一峰 邵 清 周鹤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排序)
王渊明 毛 丹 毛信德 田耀农
史习民 朱李鸣 朱新力 杜 卫
杨建华 杨树荫 吴 炫 汪水波
张宗和 陈剩勇 林吕建 周谷平
宣 勇 殷企平 凌 平 黄建钢
龚纓晏 董建萍 程惠芳 潘捷军

编委会办公室

主 任 何一峰
副主任 俞晓光
成 员 黄 获 周 全

总 序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 陈 荣

有人说，谁能将中国新时期三十多年的发展奇迹阐释清楚，谁就能荣膺诺贝尔奖。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引领之下，浙江人民发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创造了历史性的辉煌，走出了一条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道路，使浙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县域经济都十分发达的省份。当前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浙江社会各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而奋斗。浙江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是一个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富矿”，也是浙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宝贵财富。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特定地区的精神文化传统相关，因此，对引领浙江市场经济大潮的“浙江精神”的研究、对浙江传统历史人文的研究，也构成了一个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富有深刻内容的研究领域。此外，浙江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也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因此对马列理论进行现代阐释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另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最终是为时代所用，指导社会经济和生活实践，并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因此，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成可操作的政策建议，以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述，既是学术研究工作的延续，也是时代赋予我们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人员的一项历史使命。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与现实需求下，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作为省委省政府联系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为全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组织协调机构，围绕理论研究、社科普及、成果转化、机制建设、队伍建设五大重点工作，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组织、协调、管理、推动工作。繁荣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打造当代浙江学术品牌，突出重点，进一步创新工作机制，努力创建科学发展的新格局，推进社科事业新发展。我们积极培育和提升了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学术年会、重点基地建设、策论研讨、浙江人文大讲堂、科普周等工作品牌，组织和动员了各教学科研单位与学术团体以及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为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大省建设服务，为繁荣发展浙江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服务，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服务。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浙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继承和发扬了自古以来的优秀学术传统，呈现出成果较多、质量较好、气氛活跃、前景喜人的特点。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获得社会承认，为社会所用，将学术成果出版是首要环节。但是由于学术作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往往存在出版难的问题。因此，资助我省学者的优秀学术著作出版，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一项重要工作。自2000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我省设立了“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截至2012年，已资助了524部学术著作出版，有效地缓解了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

为了集中展示当代浙江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从2006年起，我们在获得资助的书稿中，由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遴选部分书稿，给予全额资助，以“当代浙江学术文丛”（《光明文库》）系列丛书的方式，分期分批出版。从2011年开始，我们将获得全额资助和部分资助的书稿，统一纳入《当代浙江学术文库》系列，并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全力支持。全额资助的《当代浙江学术文库》系列丛书编委会成员，由当年的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成员组成。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的出版，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集中推出学术精品，集中展示学术成果的重要探索，其学术质量，有赖于我省学人的创造性研究。事实上，当代浙江的人文社科学者，既要深入研究、努力传承和弘扬学术思想的优秀传统，又要立足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力创学术精品，力促学术创新和学术繁荣，自觉服务浙江的改革发展大局。我深信，《当代浙江学术文库》的出版，对于我们坚持学术标准，扶持学术精品，推进学术创新，打造当代浙江学术品牌，一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我们研究、阐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奇迹，总结、探索科学发展的路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推进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一定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2012年8月

黄光自照，汇涓成海

(自序)

2007年初，我硕士毕业之际，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老师的博士，交了报名费，拿了准考证。考试那天，我却在宁波一个朋友的蜗居里，写了一首诗：“今夜，北京/你是否点起了满城的灯火/流淌车水马龙的繁华/等候我远道而来的投奔？//可是，我失约了/像一个怯懦的逃兵/在千里之外的南方/在人生的最低谷里//挣扎徘徊/为一份卑微的生存/放弃了/一次生命中突围的机会……”我不知道当年张老师对考试名单上那个逃兵是否有过丝许愕然，时至今日我们素昧平生，张老师或许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可是我心中总有份对张老师的歉意和情意。

2011年，我博士毕业之际，又当了一回逃兵。那时候，鬼使神差的，我总有股莫名的怨气，觉得书生没用，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总想着“告别文学”，于是就递了个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博士后的申请，然而到了面试那天，我还是乖乖地坐在图书馆里，看着文学书，接到新闻学院催促面试的电话时，我说“不去了”，第二次“叛逃”行为戛然而止。

这两次经历当然尽显我的幼稚、冲动和软弱，但它是真实的生命的挣扎，我珍惜它。前一次放弃，是因为我用心写的硕士论文没有通过盲审，我成了同专业同学中唯一“挂掉”的。这对发愤用功且踌躇满志的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一瓢当头的冷水。我觉得努力没有得到认真对待，虚谎却能畅通无阻，我像是到世界的荒诞和命运的玩笑里亲身走了一遭，心情长久地处于低落晦暗之中。那是我人生中一个感伤诗的喷发期，“我就要走了/垂着我受伤的羽翼/到一个寂寞的地方/在岁月的尘埃里/湮灭我充满离愁的歌声”，“那些辛酸的日子里啊/我孤独地行走在荒诞的人世间/左手承领着暗中飞来的毒箭/右手默纳着不辨真假的甜言/内心抵抗着恐惧的

噬咬/肉身负载着流言的撞击/纵使我不愿相信卑劣的厄运/却也惶惑于屡失幸福的转机……”现在看来，那时候我太脆弱了，太夸大自己的情绪了，如硕士导师范家进先生说的，“被一颗小石子绊了一下，就怀疑整条路都是不平的”。那时候我就是无法自拔，觉得这样的文学/学术不值得再爱，找个中学，隐姓埋名，教书终老，也就拉倒。可是，真到高中教了一个月书以后，我又受不了那种生活，立马决定考博，回到文学/学术场中，总算是迷途未远。

第一次当逃兵是因为在文学/学术本身上遇挫，第二次则混杂着毕业之际写论文的厌倦疲惫，对求职的恐惧，而研究周作人“文学店关门”本身，也对“逃离”心态起到了推波助澜之力。此外，在这两次重大的、有永久案情记录可查的逃兵行为之外，平时那些一闪念的、短浅的、翻烙饼似的对文学的怀疑、怨念、心灰意冷，还曾有过多少呢？他们就像江南的绵绵梅雨，周期性地侵袭湿腻过我的心灵。文学，这个冤家，它伴随我成长，给过我快乐和力量。当我以它为业以后，却又常常觉得它没有力量。它不能给我财富，不能给我尊严。拿到了文学博士学位，当我回到湖南老家过年，听说打工回来的村民在麻将桌上一掷千金，夜赌数万，我就痛觉自己还是属于低收入群体，我也没能为积贫积弱的家庭带来安全的保障，在现今这个社会里，我仍然只能像绵羊一般听天由命。文学所歌吟的慈爱、悲悯、温情、美好的人性，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人面前，就像是不合时宜的笑话，像落在铁蹄下的鲜花。文学，文学，你究竟有什么用呢？怪不得“暂将去汝”的心情，在一代代文学人那里反复地浮现。读郁达夫《日记九种》，其中一天记到他早晨醒来，环顾四壁，深觉“为这一屋子诗书，虚掷了大半生的年华”，眼泪倏然掉下。这么多年，这个场景总是难忘，常惹动我的戚然同感。

正因为也有过这样的心结，周作人“文学店关门”的表述从进入眼帘那一刻起，就抓住了我的心。当初起意研究周作人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会以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怪里怪气的、野狐禅一般的问题，作为探幽之门，作为命题核心，执著地与之较真较劲，用两年的日日夜夜，十几万字的敲敲打打，来完成这篇论文。虽然我的逃离，不过是在个人生活的小悲欢中咀嚼文学，知堂老人的“告别”，却仍是在时代环境的大动荡中创造文学，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但对文学的爱恨纠缠之心则一。由是之故，我研究周作人“文学店关门”，实则是在解答自己的生命困惑，权衡自己的

人生抉择。文学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让我们难分难合?我们要把文学放在人生的什么位置?文学和生命各有什么意义?这些古老的问题都需要重新探究。纸上现成的答案是死的,必须切身经历,舍身在其中,自己与问题撕扯纠缠,心血融浸,才能真正懂得。这样的研究,才能既是学术活动,又是生命活动。学术和生命,才是真正一体的,分不开的。生命推动学术,学术反哺生命,两者因此而同时获得了真诚和意义。

二

以上是我为什么写了这样一本书的由来。我的研究结论是,周作人宣称“文学店关门”,想要告别文学,可他并没有真的告别文学,反而在告别之中闯出了文学的新天地,开拓了新文学的疆域。文学,犹如奔流在血脉中的血液,犹如挥不去的宿命,终身缠绕在周作人的生命中。问题的关键已不在于周作人是否告别了文学,而在于这告别的姿态中蕴含的无穷意味,以及对后来者的无穷启示,这才是真正不应忽视和埋没的。

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周作人非常警惕“文学主义”对国家的伤害。这在他1925年写的《五四运动之功过》、《别十与天罡》,1944年写的《文艺复兴之梦》等文中表述得最清楚。简而言之,就是不能徒有文学式的感情发动,而忽视物质性的实力养成;徒有文人的嚷嚷,而没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齐头并进,文艺复兴就不曾做得完篇;尤其要警惕文人攘臂,空谈国事,“气节报国”,而须注重道义之事功化,等等。这在当时的乱世之中也许不失为清醒之音,但和平年代,功利至上、文学本已边缘化的年代,或则已经失去许多针对效应了。

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周作人对文学气的深刻自省或许更值得记取。在《妇女运动与常识》、《论做鸡蛋糕》等文中,他反复讲说文学只是人的生活全体之一部分,人生的基本知识是一个阔大的体系,需要常识俱备,不可偏枯一面。人必生活着,文学才有所附丽。一方面,他劝人不要以文学为专门的事业,“应于创作之外,另有技能,另有职业,这样对文学将更有好处”。另一方面,他引用章太炎的话,“儒生高谈学术,试问汉朝人吃饭时情状,便不能知”,来针砭文人的高蹈与空疏。他劝人从“文学”到“杂学”,多识草木鸟兽虫鱼之名,博览民俗风情人事之致,既是丰富文学,更是为了健康的人生。重要的尤其是人生。虽然早年有过从“为

人生的艺术”到“人生的艺术”之郑重辨析，但他实际写下的文学，却绝然不是无的之矢，而始终是为着更好的人生的。“人的生活”，在他心目中要始终优先于“人的文学”。人生是第一义的，不是人生为着文学，而是文学为着人生。

周作人对文学的反省当然不会到此为止。他不仅按下了文学的虚骄气焰，膨胀体态，他还将继续冷酷地将文学的内部解剖开来，看清楚文学即使是为着人生，也是多么无力的。首先，它无力去说服别人，为着“同一个梦想”，共建美好的人生。在《中国戏剧的三条路》、《“大人之危害”及其它》、《教训之无用》中，他反复讲述过“感化别人几乎是近于不可能的奇迹”^①，好的教训都写在纸上，但在人们中间却几乎等于不曾有过。后来他甚至把期望文学的教训有用视作道士和尚的念咒画符，予以辛辣的讽刺和激烈的抨击。不仅如此，他甚至觉得文学对表达自己内心也是无力的。在《济南道中之三》、《沉默》、《日记与尺牍》、《草木虫鱼小引》、《志摩纪念》等文中，他反复讲说这一点。一方面，“自己的真相仿佛在心中隐约觉到，但要写他下来，即使想定是私密的文字，总不免还有做作，——这并非故意如此，实在是修养不足的缘故”^②。另一方面，“我平常很怀疑心里的‘情’是否可以用了‘言’全表了出来……死生之悲哀，爱恋之喜悦，人生最深切的悲欢甘苦，绝对地不能以言语形容，更无论文字，至少在我是这样感想。世间或有天才自然也可以有例外，那么我们凡人所可以文字表现者只是某一种情意……实在是可有可无不关紧急的东西，表现出来聊以自宽慰消遣罢了”^③。在20世纪30年代，他更觉得世事愈是险恶，愈是写不到文里去，常有言语道断之感。

然而，就是这样无力的文学，却攫住了周作人的一生。他晚年颇怪世人不放过他的文学家的身份，感慨车夫堂倌转身即可改行，而文人想歇业而不得，“譬如吾乡之堕贫”，主观上也许是真诚的。但他没有弃绝文学，一生不废地写文章，不可遏止地以文学为喉咙发出声音，却也是客观事实明摆着的。虽然按他的说法，主情的、言志的，才是文学，可他又怎能说晚年的文章里没有情与志呢？虽然他自认晚年的文章多谈思想、文化、

① 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0页。

② 周作人：《雨天的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③ 周作人：《看云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杂学”，可是，他却不是炮制诘屈聱牙的高头讲章，而仍然采用清丽通脱的短篇小文。文学就犹如神话传说中那美丽的女妖赛壬，用美妙的歌声引诱他不知不觉地生死以赴，沉船也在所不惜。他口口声声告别文学，不过是一种自省和批判，他并不能真正走出文学的魔掌。我甚至觉得，正是告别的姿态成就了周作人的文学。正因为明了文学一无所用，极其有限，反而对它了无执念，了无迷障，了无挂碍，因此得到通脱潇洒，浑然天成，自由自在，所谓无心插柳，无欲则刚，正是如此。这就形成了一个貌似悖论：失望之极反成希望，绝望尽头恰是回头。正如竹内好论述鲁迅时说的这样：“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于是，文学者鲁迅在现实性的意义上诞生了”^①。周氏兄弟在这一点上仍是根底相通的。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文学的无用，却依然紧紧拥抱着文学，用文学来发出一无所依、一无所恃的痛苦之声。无力的文学转化为有力的秘密也在于此。因为批判过的才能真正坚守，不求回报的付出才更纯粹，对一个不问结果的抗争者，谁能剥夺他的文学力量呢？竹内好分析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说：“杀人者杀批判者，而批判者又因被杀而批判杀人者。政治在政治上是有力的，但在文学上却是无力的，无力的文学，作为文学是绝对的，这是因为它的无力。”^②周作人的表述不似这样铿锵，而一如既往的温雅：“不期望其有用而后始能安心的做下去”，“从消极出来的积极，有如姜太公钓鱼，比有目的有希望的做事或者更可持久也说不定”^③，但骨子里的倔强与坚持是一致的。

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我找到了与周作人生命连通之处。原来我一次次的怀疑、抨击、离弃文学，都只是为了打消不切实际的狂妄，急于求成的功利；而一次次地重新回到文学身边，则是以身试法，验证了文学作用于我心灵之力。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感觉，要做一个真正的文人，就不得不有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极致体验。从来不曾为文学痛苦，倒可能从来不曾对文学爱过，他们一开始就是隔岸观火，逢场作戏。另一方面，我看到周氏兄弟都是少有“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豪语，而多发文字

①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7页。

② 同上书，第141页。

③ 周作人：《过去的工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85页。

与时代俱亡之殷望，他们都是极力收缩文学的效力之人，但他们写下的文字，却因此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高峰与经典。这即是“从消极出来的积极”、“不期望有用而始能安心做下去”的结果。先贤如此，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效法呢？从研究“告别”开始，而以领悟“坚持”结束，我似乎是绕了一个大弯子，而这个弯子又似乎是绕得有价值的。

如今的我，已然成了大学里所谓的专职文学研究者。在30岁的头上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不确知人生是否还会有大改变。但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里那句“文学是一生的事业”，在我心中却越来越有分量。有时候想，即设此生能成巨商富贾，资助很多人，成一些事功，终是在一个小范围，并且及身而亡，心声不能发为世人所知，寂然湮灭，岂不也还遗憾？做一个文人，不能资助很多人，解决实际的困难，但能像周作人及历代文人一样，用文字打动他人，岂不也是有意义的事？这便是我现在奋斗的动力。虽然大环境不好，虚无的毒素到处弥漫，许多搞文学的人并不真正相信文学有价值，甚至打着文学的旗号做反文学的事情，利欲熏心，弄虚作假，但我总不愿意彻底沦陷。我坚信文学有意义，它至少可以洗涤和成就自己的洁白之心，焕发出爱、美、正直、自由之光，在黑暗的世道里，首先是救出自己，让自己做一个正确的人，这即是萤光自照。如果有幸更进一步，文学发抒的心声，能感染另一个人，就像周作人之感染了我那样，我又能感染其他人，如此生生不息，则是汇流成河，汇涓成海。“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①，这是遥远的理想，但值得践行。

① 《圣经·阿摩司书》5章24节。2002年《圣经》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摘 要

周作人是“五四”以来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在1925年他却说要把文学家的招牌摘下来，文学店关门了。此后的写作生涯中，他反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本书从这一被文学史忽略的细节入手，梳理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走过的独特的文学道路。

第一章讲述周作人1917年到北京后直至1927年年底的文学活动。投身新文化运动之初，周作人的事业战线铺得很开，除了文学写作还有社会活动，到1921年提倡“新村运动”的热情退却后，转而专注于“自己的园地”，即文学写作与批评活动。这期间他调整了自己的文学观，由文学救国的信徒，转向文学是表现个人情思的“纯文学”观念。到1925年，周作人认为文学革命已经成功，但思想革命还仍需努力，所以告别表现个人情思的“纯文学”，转而写作各种强调思想、学术的“杂文章”。1925年至1927年年底的作品较充分表明他并非纯粹的“小品文”作家。

第二章讲述1928年开始的周作人与革命文学的论争。梳理了周作人关于民众的思想与法国群体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关系，指出周作人这时期又重新强调了1922年在《自己的园地》中提出的“纯文学”思想，并借用古典文学的“言志”概念来置换表现个人情思的“纯文学”表述，并由此构建了文学史解释模式。与革命文学的论争让周作人放弃了1925年至1927年间着力研究民众思想的工作，转向隐逸，进入了大量阅读古书、写作读书笔记、批判传统士大夫思想、发掘传统思想资源优良部分的工作当中。

第三章讲述周作人1932年以后的写作。从文体上看，他写作的读书随笔，被当代“书话”写作者拥为先驱，但实际上周作人的关注点在于思想批判，而非读书趣味；他的笔记，延续了古代笔记文学的传统，一些学术笔记有较高成就；他正式提出并完善了“杂文学”思想，提出了一种被文学史忽视的“杂文学”观，实际上也对接了古代的文学传统。从

思想上看，他清理了宗教思想，提出以原始儒家为思想基础，融进科学理性精神，古今中外、再造文明，从而形成完整的关于理想的“人的生活”思想体系建构。

结语总结了周作人文学道路的独特性，即杂文学观、传承古代文学资源、重思想，这是周作人告别文学——告别“五四”以来从西方输入的“纯文学”观念——的真正含义，也是他对“五四”新文学的开拓疆域的独特贡献。同时指出周作人作为启蒙思想家，他的特色、成就及缺憾。

关键词：周作人 文学店关门 启蒙思想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1925 年之“文学店关门”事件	(8)
第一节 乌托邦理想的破灭,选定自己的园地	(8)
一 初入时代洪流的乐观之声	(8)
二 全面铺开的事业:文学、宗教、乌托邦,一气化三清	(11)
三 乌托邦理想的破灭与宗教感情的消退	(16)
四 耕种“自己的园地”	(21)
第二节 无功利、表现个人情思的“纯文学”观的确立	(23)
一 文学观念的调整	(23)
二 现代文学最早的批评家之一	(31)
三 兄弟失和后重新寻路	(34)
第三节 文学店关门,回到思想革命	(38)
一 “把‘文学家’的招牌收藏起来”	(38)
二 文学店关门的所指	(41)
三 文学店关门的原因	(44)
四 继续思想革命,向低处广处看	(47)
五 告别文学的代价	(52)
第二章 1928 年起与革命文学的论争	(57)
第一节 革命文学家的批评	(57)
第二节 周作人的回应	(59)
一 对民众的不信任	(59)
二 文学不革命	(65)
三 文学无力	(67)